在白玉兰花开时节出征

赵日超

春日,在淮安,乍暖还寒季节,白玉兰就以美丽的倩影率先登场。

白玉兰花色洁白,芬芳淡雅,是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信物。每当一些喜庆节日或特殊纪念日,许多人都喜欢赠送白玉兰表达情谊。因为它代表着高洁、芬芳和忠贞。

玉兰花的种植历史悠久,流传百世的佳作《离骚》中就有对玉兰的描述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从字里行间,我们不难看出屈原对玉兰花的欣赏。

当白玉兰刚萌发几个小骨朵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打乱了人们的行程。正月初五,我外出购买口罩,而药店里的口罩早被抢购一空。

我自2002年1月到淮安城工作,至今已19个年头。那时,在我暂居的地方有一株高大的白玉兰,我却很少留意它。可在今年,在我上班途中,白玉兰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玉兰花品种繁多,有黄的、粉的、蓝的、紫的,我最钟爱白色。初春,白玉兰开始含苞,当惊蛰的春雷响彻古城上空,它们如婴儿握着的拳头般开始伸展。白玉兰开花时,花瓣悄然打开。随着气温升高,花儿便一朵朵缀满枝头。

正值白玉兰花开,一个个白衣战士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。他们不得不与亲人互道珍重,带着美好的希望与重托出征。

张春香是朱桥卫生院感染科的主任。疫情爆发后,她和科室全体医护人员冲在一线。她冷静细致,每日带领医护人员预检分诊,对每一位就诊患者问诊、测体温、分诊、登记,配合医生积极救治患者。她合理安排时间,不断完善工作程序,尽量缩短患者等候时间,耐心给予患者心理疏导,鼓励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。疫情期间,她放下家里的事情,连父亲肋骨骨折躺在病床上,也不能陪护身边。纵有千般牵挂,她也只能舍小家顾大家,依然24小时随时待命。

这样的白衣战士有很多,他们如同白玉兰花,开在社区、乡村;开在需要值勤的道口;开在春天,开在宅家闭门不出的人们心里……白玉兰花的纯美与高贵,在人们的心中定格,让人情有独钟,刮目相看。她们在万物尚未苏醒之际绽放,带给人们最耀眼的光芒。

淮安是淮扬菜美食之乡。这里的亲情多年来非常浓厚,每年春节,各大饭店、小吃店熙熙攘攘,且要提前半个月预定。朋友聚会、喝酒、掼蛋、品茶、聊天盛行。疫情期间,吴承恩故居、沈坤状元府等一些旅游景点和周边的小吃店、小商品店、理发店等全部关停。进出景区的门也被封了。我居住的周边,唯有超市按新规定时间营业。超市里,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进门顾客进行实名登记,并测量体温,我因没买到口罩,被拒之门外。多亏一位手拿白玉兰花的白衣天使在药店门口送给我一只口罩,解我燃眉之急。

白玉兰点缀了这个春天。城区大小道路都被封了。我上班时,只能从途经白玉兰树下的绿化带中谨慎穿行。每天,与疫情相关的各种消息接踵而至,我的心情复杂而沉重。当我得知,一些白衣战士因坚守岗位而牺牲时,内心十分悲痛。

夏思思是湖北省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医生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她不计个人安危,主动请缨,坚持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,白天黑夜连续接诊、救治患者。科室里一名70多岁老人病情突然加重。当天,夏思思刚下夜班,交接班后准备回家,临时接到任务,她没有丝毫犹豫,立即回医院参与救治,协调专家会诊、检查。她担心老人的病情,随后几天主动留在病房,做好老人的救治工作。老人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,而她却不幸被感染。在治疗期间,她主动把ICU床位让给其他患者。在病床上,她依然惦记着工作,希望治愈后能重返一线。2月23日,夏思思因病情恶化,经抢救无效殉职,年仅29岁。

宅家的日子里,我创办的东方旅游文化网在全国率先举行了“武汉加油,中国加油——风月同天”文学征文活动。1月29日,当第一期征文稿在网站推出后,备受各界关注。孟敦和创作的抗疫诗《中国不信东风唤不回》在网站发出后,仅4天时间,读者点击量就突破200万。海南省作家协会、江苏省作家协会、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积极支持,先后给我们发来多篇抗疫作品。这些反映各地抗疫情况的作品,坚定了大家抗疫的信念。

1月31日,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医生甘如意主动放弃休假,独自骑自行车300公里,四天三夜,辗转返回医院,到达后立即到岗工作。感佩于她的动人事迹,“赞甘如意骑自行车加步行赴武汉上岗征文”在网站发出后,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200多篇(首)作品,有诗人以白玉兰为比喻创作了感人的诗歌。我写的《艺术之光——东方旅游文化网书画名家作品选展后记》,一个月内读者点击量突破1500万人次。

白玉兰又叫“望春树花”,因为它最早带来春天讯息,一经开放,春天便接踵而至。立春过后就是元宵节,母亲在世时,特别喜欢白玉兰。每年元宵节,人们“送灯”、猜谜语,也正是我要回老家看白玉兰的时候。可惜,今年很多地方因疫情取消了这些活动。因为疫情,这座城区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历史文化名城,大街上竟空无一人。因为疫情,今年这个时候我回不了老家,不能去看一眼我离开老家时与母亲一起栽植的那棵白玉兰。

当年的我,已从而立之年步入知天命的年龄。

今年的白玉兰花期较长。它为淮安留下一季最美的春色。当人们期待春回大地,白玉兰成了这个春天的信使和代言人。

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瘟疫。欧洲中世纪恐怖的黑死病夺走约2500万人性命,引发疫情的原因,是人类对热带丛林滥垦滥伐,对野生动物滥捕滥猎,挤占了他者的家园,盲视了无辜的生命。17年前的SARS疫情,留给我们的也是一段疼痛的记忆。我想,历次疫情已让人类付出了血的代价与教训,人类应该从中汲取教训。还有,世界上局部地区还因战争而寸草不生。这让我想起已故著名作家海笑的作品《赏花有感》:“人类/皮肤/黑白黄/科学/又在/大发展/若能/导弹/核弹/少生产/地球/上的/花卉/定能/更多样。”

华夏大地,春花盛开。4月8日,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。荆楚大地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容颜。武汉这座“九省通衢”之城,这座经历过一次次重大历史考验的城市,在同无情病魔的卓绝斗争中终于“挺”了过来。

今晚,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校园里灯光闪烁,学子已重返教室温习功课。对面那条老街华灯初上,传来一阵阵招呼声,人们开始在久别的重逢中拥抱生活。冬天已过,白玉兰也谢了。这个春天正向我们阔步走来。

站在桥这头凝眸

梁长峨

我早年作文曾用笔名“柳郁”。因我喜欢柳树的绿色,觉得它温婉润泽、沁人心脾,不闪目刺眼,不扰人心魂,让人不浮、不躁、不腻,让人沉静、纯洁、安然。

因初心不变,故当“绿柳”二字映入眼帘时,凝望之。

我同绿柳素昧平生。我在桥这头,她在桥那头,对面烟锁楼台,红尘三千,人头攒动,不知谁人为绿柳焉。

我是从大量的文字,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,一步一步抵达她的。

绿柳的文字没有晴天霹雳、黄钟大吕,大概她本人从没想过惊天动地、空前绝后,只是想我手写我心,写自己愿写能写的东西,写自己的怦然心动,写那心头一闪之念。

“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。”读绿柳的文,如春风徐来,枝头新绿,暖意融融,让一颗经雪的心,褪去寒气,生出暖意,又保留清凉,安然、明丽、洁净。

文章是一个人内心的留影,是通向另一个人内心的桥梁。读绿柳,知她喜欢恬淡、安静、没有叨扰的日子,只管流年在指尖上缓缓流过,不要大波大澜、大喜大悲,腻烦喧闹、噪声、杂音、太过绚烂和耀眼。故她特别钟情于秋沉醉于秋,愿在秋来向晚的风声中,临水独立,凝目秋的清幽、秋的高远、秋的淡然、秋的空旷、秋的寂静,安守秋的“清澈如水的光阴”。即使是盛夏,她也仍把岁月种满静好,心存“一脉沁香,让一盏茶缘浸染了荷的芬芳,以一朵莲的姿态在时光中幽居,等风来,等雨落”。一颗如初的莲心在“诗里落脚”,把自己的心安放在喧嚣对面的一隅。始终保持着“于繁华处不惊、于喧嚣处不亢、于寂寞处不叹,于缤纷处不扬”的难得境界”。

我们处在一个喧嚣和显摆的时代。环顾周遭,有几人能在繁华、缤纷和寂寞中不惊、不亢、不扬、不叹!不着俗色、素心简净、朴实安静的人寥寥无几。与此相比,绿柳该“天下慕向之”呢。

读绿柳的一些文章,总觉得细腻的文字里透着缕缕书香和古典气息。品赏《阅读,是一场精神的抵达》,我明白,为了不使自己的日子“变得如海浪退潮般疲倦而沉寂”,“为了消除这若隐若现的焦虑和恐惧”,她“如同干枯的海绵般不停地汲取着水,好让内心一直保持着适度的湿润和厚重”,一直不停地跋涉在书山之途。

她知道,读书会帮助自己超越自身的经验局限,开辟自己的思维深度和宽度,不在偏狭的一己之见里自鸣得意。任何一个作家,哪怕是伟大的天才,写作都需要阅读背景的支持。读书让人大气、厚重、深刻、沉稳、踏实、庄严。人们常说: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”这是恭维话。如果真有这样的听者,也是他有长期苦读和深思的根基。一个傻瓜,别人讲得再好,他也未必能入耳。当然,读书不是为了在写作中吊书袋,可是一个知识丰富、思想深邃的人,他的气息会浸润到文章中的。读书会让人的精神有浮雕般的力度,思想有切割般的锋利和令人惊叹的高度。

我的槐花我的槐

黄森林

时令正值仲春,大自然芳菲无限,泡桐花亮出一挂挂紫色的喇叭,想要尽情地抒发心中兴奋的情愫;其貌不扬的苦楝树的枝头也不甘落后地缀满细碎的花儿。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槐花,一串串、一树树洁白无瑕的花朵,把整个乡村的风景点亮,把整个春天推向芬芳深处。

老屋的周遭遍种槐树,高的矮的、粗的细的、弯的直的、俊的丑的,它们朴素而憨厚,就像我的父老乡亲,默默地生长在那片亲切的黄土地上。大多数时间我都对它们熟视无睹,只有在槐花开时,才惊诧它们竟然是如此的美丽。

槐树最美在花开时节。很难相信,长满细刺的槐树居然能开出那么漂亮的花儿。树树槐花,晶莹剔透,干净纯粹,皎洁炫目,花香馥郁,美不胜收,让人感念造化神奇。

这世上所有的花开都是在不经意间完成,你一个抬头或是一个回眸,就惊喜地发现,花开了!没有人在意花开的过程。槐花开时也是如此,待我们发现槐花开了的时候,全村的槐树都无一例外地开花了。所有的槐树就像商量好了似的,呼啦啦地就是满树银白,花香四溢。

比我先感知槐花开了的是那些蜜蜂,蜜蜂“嗡嗡”地叫着,一朵花一朵花不辞劳苦地送上它们甜蜜的问候。我往往便会循着蜜蜂的脚步,来到槐树下,吸着鼻翼,贪婪地嗅着花香,情不自禁地摘下槐花的花瓣,轻轻地送入口中,慢慢地咀嚼起来,立即便感受到齿颊生香。

奶奶也很是关注那些槐花,摘些鲜嫩的花瓣,淘洗干净,和面一起拌匀,摊槐花馍馍。槐花的素雅清香,不由让人大快朵颐,欲罢不能,常常让我们吃得肚儿圆,饱嗝连连。槐花馍馍的味道,是故乡留给我最香甜最醇厚的舌尖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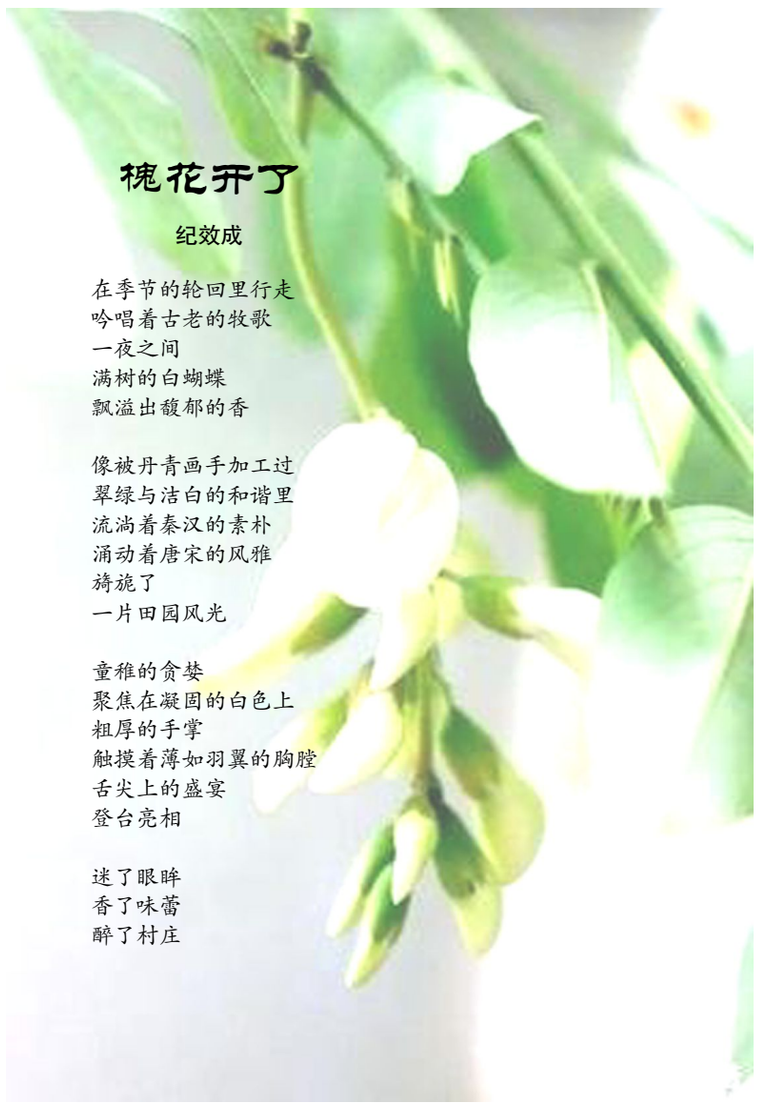
老屋东山墙边,原有两棵槐树,说来也奇怪,相邻而生的两棵树居然一个笔直挺拔卓尔不群,而另一棵却弯弯扭扭不成体统。小时候最爱看着两棵槐树发愣,实在想不通,它们怎会有如此的差异,是不是也像人一样,自有不同的禀赋呢?但是有一点我清楚,它们开出的花朵却是一样纯洁芳香。

而我却更喜欢那棵歪脖子的槐树,因为我可以轻易地爬到树上玩耍,即使摘槐花槐荚也容易些,而那棵笔直的槐树却有些让人可望而不可即了。有一次,我在歪脖子槐树上摘槐花时太投入了,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。好在树不高,摔下时,只是腿擦破点皮。但是奶奶却喋喋不休,要把那棵树给锯了,省得我爬天上地。但也只是说说而已,终究没有锯。

后来家里做靠椅,我以为大人会砍伐那棵歪脖子槐树,可出人意料地被伐的却是那棵挺直的槐树。槐树虽不很美观,但做成的靠椅结实耐用,刷上红漆,却也端庄大气。

那棵歪脖槐树照样春来吐绿,按时开花,冬至落叶,生命轮回。那几对槐树椅是我家那时为数不多的家具,被我们珍爱有加。有时我就坐在槐树椅上,在歪脖子槐树下看书抑或出神。这两棵树的命运,让年少的我总也揣摩不透,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人生呢?

又是槐花香满天的季节,总会莫名地想起曾经的少年时光,想起老屋,想起奶奶的槐花馍馍,想起那两棵挂满花朵的槐树。



槐花开了

纪效成

在季节的轮回里行走
吟唱着古老的牧歌
一夜之间
满树的白蝴蝶
飘溢出馥郁的香

像被丹青画手加工过
翠绿与洁白的和谐里
流淌着秦汉的素朴
涌动着唐宋的风雅
旖旎了
一片田园风光

童稚的贪婪
聚焦在凝固的白色上
粗厚的手掌
触摸着薄如羽翼的胸膛
舌尖上的盛宴
登台亮相

迷了眼眸
香了味蕾
醉了村庄

成　长

淮安市新安小学三(1)班　于晨曦

“时间过得真快!一转眼,我的小曦长这么大了!”早晨,正在给我梳辫子的妈妈突然呢喃自语。

望着镜子里的自己,我自豪地想我长大了!那一次又一次成长的经历在我的脑海中回放:第一次跟奶奶学会了包饺子,在爸爸的帮助下学会骑自行车,妈妈指导我第一次洗干净了自己衣服……还有那最难忘的第一次自个儿睡觉。

记得那天吃晚饭时,妈妈忽然说:“给你买的小床为什么不睡?难道是害怕吗?”

“当然不……不是害怕。”我心虚地辩解。那张小床买回来了一年多了,当初爸爸妈妈带我到家具店,我一眼就看到了它,还信誓旦旦地保证,买了它,以后晚上我一个人睡觉。可是一到晚上,我就找各种借口,坚决不肯独自睡小床。有一回,妈妈夜里把熟睡的我抱到小床上。结果,我半夜醒来,睁开眼,一片漆黑,一伸手摸了个空。我吓得哇哇大哭,哭得整栋楼几乎都被惊动了。从此妈妈再也没提让我独自睡觉的事。

正想着,突然听到妈妈哼了一声。抬头,我看到妈妈不屑一顾地神情。“不信?今晚我就独自睡觉!”我赌气地道。

妈妈用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,“你确定?”

晚上,我把窗户关好,插销插好,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。关上灯,我准备睡觉了。可是原本很困的我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突然,一道亮光闪过,窗子上一群妖魔乱舞,恐怖极了。我赶忙把灯打开,跑到窗前,一辆汽车疾驰而过,那妖魔不过树枝而已。我赶紧起来拉上窗帘,重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忽然“咣——当”声响,我吓得一屁股从床上蹦起来,抱起小被就往妈妈房门冲。可是走到门口,我停住了,想起妈妈不屑的神情,想起自己跟妈妈夸下的海口。我硬着头皮,踮着脚尖走到窗边,原来是起风了。唉,虚惊一场。重新躺回被窝,已经快12点了。困倦与恐惧交替着向我袭击,我叫苦不迭。

突然,我听见了一阵熟悉脚步声。门开了,一股熟悉的味道向我走近。妈妈来看我了。为了不让妈妈看出我害怕的样子,我紧紧闭着眼睛。妈妈在我的床边坐下,帮我掖好被角,理了理我的刘海,弯下腰,在我的额前印了一个甜蜜的吻。睡意袭上眼帘。

第二天醒来之后,我发现我已经滚到了床的另一头。

“妈,我来给你梳辫子。”我站起身,接过妈妈手中的梳子,把妈妈按坐在凳子上。我看到妈妈乌黑的长发里有一根亮眼的银丝,“妈妈,我长大了!以后我来保护你!”我在心里默念着。

(指导老师:田文梅)

岁月芳香

尹红芳

宽敞的水泥坪前,一朵朵丰硕的月季花绽放在盛密的绿叶上,一棵老梧桐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风起时,碎小的乳白色小花飘洒在脸上,神清气爽。

此境此景,恰似定格在一处最悠远的地方,却那般贴近,清晰,而温暖。

大年初三,我们踏上了返乡的行程,去给甘居田园的二伯父拜年。行前,我认真说服了自己,必须要去一次:其一,一大家人常日汇聚,却总看不到我的面容;其二,二伯父搬迁新家,理应前往祝贺;其三,父辈们年纪越来越大,我常年在外,难得一见,随着思乡恋家情结的愈来愈浓,亲人间感情亦越来越深。

于是,这次赴乡行动,于我而言,好似意义深重。

而我明白,内心深处的最大盼望,便是看看阔别已久的家乡,看看童年间日夜嬉戏的花坪草场,还有那浸润着乡土气息的稻田池塘。这些记忆,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,存留着一份难以比拟的美丽。心中不禁隐隐激动。

车子徐徐驶向老家,一路上,我一脸的虔诚,看着路边多年不见的村道,断断续续道:“这是罗家……这是徐家……这是曾家……”老弟不怀好意地窃喜,并挖苦道:“好像,你都20年没到过这个地方!”

“是啊!”心中想说的太多,却不知何以表达。

旁边的司机窃笑,和老爸谈道:“这小女子多年没来,那是难得分清啊……”

老爸随声附和道:“确是辨不清了,她真是多年没来过了!”

相觑一笑。我凝视着路边的风景,之后的闲聊淡语,掠耳风清。

情景越来越熟悉,心情也越来越畅明。那些存留心底的悠远的场景,近在眼前。

踏下车,看眼前的一瞬间,一种莫名的不平静。

刹那间,欣喜和失落感交错而至,甚难分明。

“这是田田哈!”同村的叔叔热情地呼唤着我的小名。他一眼就看出我来了!这让我顿时觉得无比亲切。“原来,我真是没怎么变吗?”我试探性地问老爸。老爸开心地笑道:“是没变什么啊!样子没变什么,只是长大了嘛!”我倒是几分得意起来,要是老弟在身边,我一定又会对他评价一番:“你看你,这么些年,变化多大啊……”这种随意的“取笑”,每每在亲人这里,总是愉悦和趣味。

我十分享受这样的评价,亦如十分享受念起故乡而生的快乐和温暖。

可我知道,其实我们都变了。

几度新月变圆,几场春日芳菲,不变是记忆,变化是永恒。

19年前,从我真正离开这里,这一切,都得以改变。而这让我明白,在人生的历经里,某一处的断点,都是命运的一次变迁。

那一年,在老爸工作发展的机遇下,我顺利地踏进了市重点初中。而从此,我的行程轨迹发生了颠覆从前的变化。从此,我不再每天可以见到亲爱的父母,也不再只行走在村间弥漫鸟语花香的小道上。从此,我疏远了童年情真意切的一群小伙伴,也远离了山花烂漫的田间土壤。那时的想法是如此的简单——走出去,上更好的学校,成就所谓的辉煌的梦想。从此,我真正疏远了童年,疏远了家乡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一转眼,顺利念完了初中,高中,进而大学。暮然回首间才发现,故乡的那些美丽风景,已然离我太远太远,不经意间,我丢失了太多的美丽和欢颜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历经,变成了怀念。

我情愿,那些美丽,始终停驻在那里,而千万别是记忆。

这一愿,刹那10余年,而终究成为梦境。

我拿起相机,努力地探寻昔日熟悉的场景。爸爸亲手栽的一片小桔林,还有花园似的小草坪,草坪前的老槐树和月季,通往一个清水塘的缓缓小径,小径旁那青翠的草坪,都在哪啊?

身旁同来的丹丹表妹一看到我,心里满是欢喜。我们兴高采烈地合影,在池塘前,在我们儿时共同的记忆里。

看着老爸走过来,我不甘地问:“为什么这些都要改变?连池塘都不像以前的了,都变小了!”老爸却多了几分笑意:“如果不是二伯父,不是叔叔们大家一起出资把前面的路修好,把前面的草坪重新修剪,说不定你连这小池塘都看不到了,这一片地方,进都进不来了!”

老爸说,这些年,老家的年轻人都出去了,田也没人耕了,地也没人种了,连小池塘都差一点塌方了。大家离开这里,融入了繁华的都市里,连回村的人都很少了!

是啊!好似一眨眼,儿时的伙伴,从近在咫尺的手牵手里,飘洒到远在天涯的意念之中。

我是多么怀念他们,亦如二伯父们多么怀念自己的家乡。他们返城回乡,重修新房,只为得一个个日日夜夜的心安吧!

老爸七姊妹,少年时从这里走出去,心怀梦想,奋发图强,虽白手起家,终究个个事业兴旺。

昨日,他们曾多么迫切地离开家乡,为了前途和改变命运;今日淡然返乡,大抵是为了心中那一片思乡之情吧。

而这一天,我来到故乡,亦是为了贴近这熟悉的温暖。

我依然感到快乐和心安,虽然只停留刹那,转身即天涯。

这是我真正的故乡。